

艾青散文精品

履踪心迹



艾青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忆杭州·····	(1)
西行·····	(6)
乡居·····	(10)
夏日书简·····	(14)
走向胜利	
——从延安到张家口·····	(19)
湛江、夹竹桃·····	(78)
怀念天山·····	(85)
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	(89)
新加坡的聚会·····	(100)
澳门行·····	(104)
为了胜利	
——三年来创作的一个报告·····	(116)
我怎样写诗的·····	(125)
我的创作生涯·····	(133)

母鸡为什么下鸭蛋·····	(146)
答《诗刊》问十九题·····	(154)
我曾经喜欢·····	(157)
从回忆中醒来·····	(161)
有人问我·····	(168)
感想都在我的诗里·····	(170)
我算是哪一流？哪一派？·····	(171)
艾青谈诗及写长篇小说的新计划·····	(173)
答塞内加尔塞杜·恩迪亚耶先生问·····	(188)
谈杜衡·····	(194)
乌脱里育·····	(198)
迎一九三九年·····	(200)
送别	
——为救亡演剧第二队出国而写·····	(202)
坠马·····	(204)
埋·····	(207)
虫·····	(212)
炸后·····	(216)
迎一九四一年·····	(221)
棉絮·····	(223)
赎罪的话	
——为儿童节写·····	(225)
俘虏·····	(228)
养羊英雄刘占海·····	(234)

画鸟的猎人·····	(242)
偶像的话·····	(244)
养花人的梦·····	(246)
蝉的歌·····	(248)
怀念·····	(251)
先知	
——普希金逝世一百〇五年纪念·····	(255)
爱国诗人闻一多	
——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四周年·····	(258)
白石老人·····	(274)
战士和诗人	
——怀念希克梅特·····	(278)
往事·沉船·友谊	
——忆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287)
关于叶赛宁·····	(291)
忆白石老人·····	(299)
我和聂鲁达的交往·····	(308)
思念胡风和田间·····	(314)
美在天真	
——读《新风霞回忆录》·····	(321)
文学上的“左右倾”·····	(330)
文学上的取消主义·····	(333)
谈批评·····	(335)
梦、幻想与现实	

履 踪 心 迹

——读《画梦录》	(337)
唯美论者	(349)
坪上散步	
——关于作者、作品及其他	(350)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	(355)
文艺与政治	(359)
谈《牛郎织女》	(369)

忆杭州

九年前的这些日子——

每天，在吃稀饭以前，不论是晴天还是细雨罩住湖面的早晨，我常是一个人背了画具，行在西湖的边上，或是孤山的树林间，或是附近西湖的田野里，用自己喜爱的灰暗的调子，诚挚的心，去描画自己所喜爱的景色。那时的我，当是一个勤苦的画学生，对于自然，有农人的固执的爱心；对于社会，取着羞涩的谦逊的态度；而对于贫苦的人群，则是人道主义的，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些小贩，那些划子，那些车伕，以及那些乡间的茅屋与它们的贫穷的主人和污秽的儿女们，成了我作画的最惯用的对象。

因为自己处境的孤独，那种飘忽与迷濛，清晨与黄昏的，浮动著水蒸汽的野景，和那种为近海地带所常有的，随气候在幻变的天色，也常为我所爱。

除了绘画，少年时代的我，从人间得到的温热是什么呢？

我曾凝视过一个少女的侧影，但那侧影却不曾在我的画

册上留下真实的笔触之前就消隐了。

我曾徘徊于桥头，曾在黑夜看过遥远的窗户上的灯光。

就在那时，我开始读了屠格涅夫，而且也爱上了屠格涅夫。

西湖，是我的艺术的摇篮，但它对于我是暧昧的，痛苦的。它所给我的，是最初我能意识的人生的寂寞与悲凉——我如今依然很清楚的记忆到，在一个细雨的冬天的早晨，寒风从那些残败了的荷叶丛中溜过，我在一个墙角，曾落下了冰冷的眼泪。

杭州是可咒诅的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离开了杭州。想起它时，只是充满了懊丧与埋怨。

大海的浪，冲去了我心的那种结郁，旅行给我以对于世俗的忘怀。

我所住的不再是那中世纪式的城市：机械与人群的永不休止的呼嚷，使我忘去了孤独，生活影响了我的思想，也改变了我的审美的观念，我开始使自己了解人类文明的成果，我能用鲜明的对照的彩色来涂抹我的画册了。

几年后，我曾几度在旅行中经过杭州，每次经过时，也不知由于畏惧呢还是由于憎厌，心底里像有一种隐微的声音催促着我：“不要停留呵，不要停留呵……”就像我是从它那里逃亡了似的。

今年九月，我又在杭州住下了。

它仍是使我感到沉闷、窒息，难于呼吸。

我仍是用逃避的脚步，在街上走着，在湖边走着。

西湖没有什么变化——迷濛，飘忽，柔软。人们依然保持着中世纪的情感在过着日子。一种近似伪饰的安闲浮泛在各处。

战争并不曾惊动他们，他们——杭州的市民，有多少曾为民族的命运顾虑过呢？

我的绘画学生时代的教师们，多数仍在西湖，他们都买了地皮造了洋房，成了当地的名流，有的简直不再画画了。

十一月，敌人已从金山卫登陆，杭州在军事上已极重要，但除了单纯的军事的调防之外，负责当局仍不曾曾在民众运动上开放过——一个人的地位与荣禄使他们忘却了整个民族的厄运。

最后，我教书的学校，没有学生来上课了，我也就借了盘费，离开杭州。

不久，听说杭州的居民已逃走，省政府与省党部都早已迁至金华，而那在临走前两天还劝人们“高枕而卧”的《东南日报》，也改在金华出版了。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上遇见了一个背了包袱的警察，他说是从杭州逃出来的——他走时，城里已三四里路看不见一个人影了。

那时，敌军还不曾攻嘉兴。

今天，我在想念着杭州……

我不能违心的说我爱杭州，它像中国的许多城市一样，挤满了偏窄的、自私的市民，与自满的卑俗的小职员，以及惯于谄媚的小官僚，和专事奉迎的文化人，他们常以为自己生活在无比的幸福里，就像母亲似的安谧。在他们，从不曾想到会有如此大的祸患，真实的落在自己的头上。

他们恐怖着灾难，但他们不会反抗、而且也不想反抗，最后，他们逃跑了——却仍旧不曾放弃掉偏窄，自私，自满，谄媚与奉迎；所放弃的是农人们给他们耕植的土地，和工人们给他们建筑在土地上的房屋。

今天，敌人已迫近了杭州，明天或后天，我们的英勇士兵，将以湿热的血与肉，作着保卫杭州的防御战了。

杭州，从来迷漫着和平的烟雾的西湖，将要迷漫着战争的烟火了。

或许，敌人的残暴的脚步，很快就踏遍了整个的杭州；或许，敌人的兽性会把西湖的一切摧毁；或许，西湖的血会染成紫红的颜色……

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杭州欣喜，因它愈为怯懦的、无耻的人们所弃，却愈为英勇的、坚强的战士们所爱，它将在敌人与我们间的争夺战中惊醒过来……

今天，我想念着杭州，我想念着，眼前就浮起了它少时的凄凉，我是极度的悲痛着，但我却不再流泪了。

我以安慰自己的心情，默诵着这为我最近所爱的话：“让没有能力的，腐败的一切在炮火中消灭吧；让坚强的，

无畏的，新的，在炮火中生长而且存在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 行

金华车站。早上八九点钟。

我追上一个车站里的办事员：“先生，几点钟有车到南昌？”

“十二点。”他并不停止走路，也不把头朝向我。

我们继续等。

在月台的旁边，还是停着那早已到站了的列车，里面挤满了伤兵，难民，行李。

据说，我们就要等这车开走了之后，另外的车来了才可以上车。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先生，到南昌的车还不卖票吗？”我又追上了另一个办事员。

“不卖票，有车，挤上去就是了。”声音是很低的。

车站里，很多伤兵睡在铺了一层稻草的地上。

有几个用稻草燃起了火，伸手取暖。

墙上贴了一些路工团体的标语，漫画。在走进月台的门

口那儿，贴了一份《浙闽赣边为共产党员来归告民众书》。

妹跑来，说在挤满了人的那排列车的那面，还有一排列车，很多人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屈着身子走过去。

我们也就从车厢下面的铁轮边走过去。

一排列车停着，从每个车窗看去里面都挤满了人。这也是到南昌的车。

我们挤上去。

在厨房车的过道间用铺盖和皮箱安排了我们的坐位。

时间过去，我们等着。……

我旁边站的是一个伤兵，他是从前线归来的，我们谈上了——谈话的中心是后方的民众运动的欠缺。他时常摇头，叹着气，阴郁的眼射出灰暗的光，凝视着车窗外。

“昨天，我在这里（金华）看见一个伤兵在街上卖他的仅有的一条军用毯——他是已饿了两天了。后来，我给了他两毛钱。”

到处的伤兵医院都说人满，拒绝收容。”

摇头，叹气，失望的眼。

夜了，车还是停着。

在黑暗中，只看见火车头在轨道上徐徐地，来回地驶行着。强烈的灯光扫射着车站附近的景物。汽笛尖锐的嘶叫冲破这黑夜的静寂——真的，我会极度的为这现代的生物所感动，而且爱上了它。

九点多钟时，车终于开了。

车厢里没有一点灯光，很静。间或有小孩的哭声。也很

快就被母亲们的催眠声音带走了。

我看着车窗的外面。……

机头的灯光照耀着轨道两旁的原野。我这黑夜里的乘车者，很安然地让自己内心的波动随着这铁轮的转轧的有节律的声音展开我的思绪，我是如此的坚定：这披示给我的漫长的行程和广大的中国的土地，都使我有做一个中国人的强烈的欢喜与骄傲。

黑夜甚至带给我一种宗教的情感，纯朴地愿望着祖国能早日从少数人的自私与顽固的枷锁里解脱，明日的自由的天国，不就在我们的前面了么。……

夜行的列车，愿你加速驰行吧。……

醒来时，感到寒冷，知道天快要亮了。

在晨曦中，三四个六七岁的小孩唱着“打回老家去”。

歌声里，传出了中国的悲哀与对于解放的遥远的呼叫。这歌声，给我在我的眼前描出了一幅在冰雪地中的东北义勇军行军的美丽的图画。

到玉山时，天已完全亮了。

当车离开玉山时，我就留心着要发现“碉堡”——昨日的，我们民族的不幸的疮痕。

看吧，那土红色的岩石砌成的“碉堡”，对它们除掉古旧的凭吊的感情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历史带给人们的常是对于已往的罪行的宽恕么？

有些“碉堡”上，依然还留有“剿匪安民”、“土匪不减，民众不安”等标语，倒是可哀的古迹呢！

车至南昌，已是夜间十时左右了。

出车站时，路警强索车票。

争执的结果，补半票（他得钱，我们不要票）。我们一共六人，我就眼见他把二十四块钱的纸币放进了裤袋里去。

乡 居

我搬到乡间来了，住在一个农人家里，我的隔壁是一个猪栏。

房间是低矮的，站起来，伸手可以触瓦片。在倾斜着的屋顶中间，嵌了两片明瓦，整天，阳光从这透明的洞里射进来，直到微湿的泥地上，成了两片浅黄色，于是，时间就以无比悠闲的脚步，移动着……

房子的四壁是泥墙，上面遗留着已经破烂的白报纸，在这白报纸上，有着许多土黄的条纹，显然的，这是被雨水冲化了的墙土流到上面所留下的痕迹。

那唯一的小窗，从倾斜着的顶屋的最低部分垂直下来。占了最矮的一面泥墙的中上部，恰好占了那泥墙的六分之一的空间。而窗子外面是小天井，对面是被柴烟薰成乌黑了的厨房。

当我来租这房子的时候，这房子原有这房客已搬走了，但还留下一副电话机，而屋瓦的上空也还横着一条未曾拆去的电话线。房东告诉我说，那房客是航空机关里做事的，随

时有电话来报告敌机的进袭情形，所以，房东说，如有警报，总是先知道的。

房间里充满着着的，是何等强烈的猪栏的奇臭啊。这气味，是如此辛烈，如此复杂，如此放任地蒸发着而没有一刻停止啊……

而我终于住下了，同时，我还很安谧，好象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和生活抱得紧一点，我的情感也更显得伏贴，像那些畜生之于土地一样。

我的房东是一个农夫，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媳在坐着捡毛芋，他的两个孩子就匍匐在那铺在地面的席子上。

那个六七十岁的老妇是他的母亲，今天当着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时，我去讨开水，和她谈起来了，她告诉我，她有三个儿子，第三个出门十年了，打仗去的，已经两三年没有消息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竟那么平静，像述说一只鸡死掉一样，似乎在她的观念里，战争是一种再平凡不过的，而且是宿命的事。

房东指给我一个解手的地方，离他的房子十丈多远，石块堆成两尺多高的短墙，粪坑就朝天仰开着，而当我在大便时，四周竟毫无遮蔽。而全个粪坑就朝天仰开着，而当我在大便时，四周竟毫无遮蔽。而全个粪坑都拥挤着粪蛆，拥挤着拥挤着，拥挤就是他们生命唯一的活动。

但是，这究竟是何等奇异的变动啊，这一切都滞留在最粗陋的条件里的村庄，这原是只有几代都生长在这里的人在住居的村庄，已增加了十倍以上的村民了，而这些村民，来

自如此不同的遥远的地域，和如此不同的身份，战争把他们捣散了，却又重新把他们汇集在一起。黄昏的时候，树下坐着一些男女，他们的口音的繁杂所给我们的感觉真是何等怪异啊……

柚子树已结成很大的果实了，在那些树枝与树枝之间，搭着一根一根的竹竿，上面飘晒着无数杂色的衣服，那么多的西装衬衫，那么多的女子的旗袍，刺激人的胸襟和短裤和一些零乱的布片啊……而在较远的处所，那更长的一根竹竿上，却很整齐地飘晒着几十件中国兵士的草黄色的军服。

那些留声机唱片的聲音，从飘散着植物的气味和动物的气味混合着的空气里流来，一曲西班牙的恋歌之后，接上了那到处可以听见的璩宫艳史里的歌片，和其它的等等，我好象看见那些旋律与音韵，它们从那石阶拾级而上，转进了星布着畜粪的石铺的小巷，在那一只母牛啮草的空地盘旋一圈，就向田野与空旷消逝了。

这些原是只能听见几种家畜的单调的鸣叫的中国的小村庄，现在已由于那些异邦的名歌而富有现代风味了。

昨天我来这村庄找房的时候，在一座房子的中堂里铺了很多床铺，军用毯是那么整齐而又平妥地放在一边，而那些钢盔——这些每次看到时都曾使我肃然起敬的东西，就压在每条军用毯的中央，静寂而又坚定。

早晨，我走在村边，有着两群士兵在田埂上，散乱而沉默，有的用望远镜在凝视远方的山峰，有的用测量器在测量那些山和田野的地形……他们是显得如此肃穆，像在举行着